

088835

B8+359
6648

美学史纲

〔苏〕B. П. 舍斯塔科夫 著
樊莘森 周梦熊 张继馨 译

ms19/25



美院图书馆 B0016768

上海译文出版社

В. П. ШЕСТАКОВ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эстет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
Москва 1979
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 1979 年俄文版译出

美学史纲
〔苏〕В. П. 舍斯塔科夫 著
樊莘森 周梦熊 张继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6,000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9,500 册
书号：2188·29 定价：2.15 元

译者的话

研究美学史，对以往美学所积累起来的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加以系统化的总结，对于解决现代各种迫切的美学和艺术问题，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事实上从美学本身诞生时起，人们就已经开始了对美学和艺术问题的历史研究，但是，美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还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第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美学思想史的专门著作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正式问世。一百多年来，研究美学史的著作不断涌现，终于把美学史的研究提高到了独立学科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发展是人类合乎规律的认识过程。本书作者就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力图对美学思想的发展作一个纲要式的历史概括，故名《美学史纲》。本书作者舍斯塔科夫为苏联莫斯科大学美学史和艺术史的教授，除本书外，著作还有与洛谢夫合著的《美学范畴史》（1965年），《和谐是美学的一个范畴》（1973年），《从气质到激情。从古希腊罗马到十七世纪的音乐美学史》（1975年）等。

这部《美学史纲》的主要特点是：体裁是自由的纲要式的，“这就使得作者有可能在美学思想史中划分出自己认为最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时期。作者对那些在苏联美学文献中研究得很少的美学史时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作者的这一说明在论述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确实，在大多数美学史著作中，对中世纪美学的研究往往是一个最薄弱的环节。因为早在十七世纪开始，中世纪的文化就被认为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尤其是那些与教会和中世纪残余作

坚决斗争的启蒙思想家们从总体上反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甚至连黑格尔也认为中世纪是漫长黑夜的胜利庆典，是“无穷无尽的谎言”时代。本书作者则指出，“对中世纪的这种态度当然有其历史的逻辑性。然而，对中世纪及其文化采取这种态度无助于对这一时期美学思想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们反对这种对中世纪的片面理解”。

作者通过对早期中世纪、鼎盛时期的中世纪以及晚期经院哲学的美学进行一番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之后指出：“中世纪的美学很大一部分是思辨性的理论，脱离了艺术实践的需要和兴趣。艺术实践与美学理论之间的矛盾使艺术思想的发展大为减色，使它丧失了生气勃勃的生活冲动。”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中世纪的美学毫无可取之处。“概括一下中世纪美学的发展，应当指出，在这一时期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和形形色色的美学传统。因此，所谓中世纪是美学思想史上的‘黑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应该说，作者的这一看法是比较公允的。

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理论，作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对它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往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各门艺术理论（音乐、绘画或建筑理论）和个别杰出代表人物（如阿尔贝蒂、达·芬奇、丢勒、米开朗基罗）的言论上，“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与那些主要哲学流派——新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联系，就根本没有弄清楚”。作者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具有双重的、过渡的性质，从中一方面可以发现中世纪美学的余波，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到发生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一切领域中的进步变化，自由思想的胜利，个性的解放和摆脱经院哲学的束缚。因此，必须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看作为“哲学美学蓬勃发展的阶段”。

作者认为，美学至今仍然是一门哲学学科，现代资产阶级美学力图把美学排除出哲学领域并把它溶化于经验科学之中的倾向，

显然是错误的。在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上，目前基本上存在着三种方法：历史叙述的方法或传记式的方法，历史比较的方法和范畴的方法。而作者“力图运用一切美学研究的方法”，但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范畴的方法，因为它是最复杂也是最确切有效的方法，它“在极大程度上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最重要的原则——历史主义的原则”。本书在这一方面表现得较为突出，这对我国从事美学教学与研究的同志以及广大的美学爱好者都具有启迪和借鉴的意义。作者广采博引，视通古今，熔诸家于一炉而推出独到之己见。就其援引资料之系统和丰富而言亦系本书之一大特色。

本书序言和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的前半部分由樊莘森同志译出(其中“风格主义美学”一节由陈长根同志译)，第三章后半部分和第四章、第五章以及参考书目由周梦熊同志译出，第六章由张继馨同志译出。限于译者水平，译文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5年12月

序 言

美学学说史是美学极为重要的篇章。近百年来，它已成为专门的和独立的知识领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认为历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特点，它正是以历史主义以及与进步的人道主义传统相联系为特征的。

美学史的研究本质上总是与现代各种迫切问题的见解相联系的。苏联著名哲学家阿斯穆斯写道：“美学史和任何思想史一样，不只是收藏历史珍贵遗物的博物馆。美学史的研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富有成效：以往历史上所产生和出现的理论能够成为讨论当代美学问题和当代各种美学思想斗争的催化剂”（21，第6页）^①。

研究美学学说史会对美学理论的形成给予很大的影响，它能够揭示出在历史长河中是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解决一系列美学基本问题的：艺术的实质问题，美的本质问题，各种美学范畴的意义问题，艺术对人类及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这一研究可以在多方面丰富当代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因此，必须注意到恩格斯关于哲学史对哲学理论和一般理论思维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恩格斯写道：“……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第20卷，第366页；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这些完全正确的话也适用于对美学思想的研究。毫无疑问，研究美学史将促进创造性的独立分析能力的发展，正确运用美学概念和美学范畴的能力的发展，独立评价艺术发展的各种复杂问题

以及理解艺术创作复杂的辩证实质的能力的发展。

美学作为一门科学学科，它是哲学的一个部门。美学的这一地位既取决于它的对象和起源，也取决于它研究的方法论。美学的哲学性质至少是由三点原因所决定的。第一、美学研究的对象本身(美学研究艺术和人类艺术活动的最一般的规律)；第二、美学的起源(它在哲学知识一般体系中的起源和地位)；第三、美学的职能(运用最一般的概念——美学范畴的能力)。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美学的发展是与哲学和哲学知识的各个部门，特别是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等学科紧密相联系的。直到十八世纪甚至还不存在美学这一学科的专门名称。只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才开始采用“美学”这一术语，把他的主要著作命名为《美学》。

美学至今仍然是一门哲学科学。尽管美学与所谓实证学科尤其是心理学、语言学、物理学之间的联系在迅速地发展，然而按其研究的结论和方法以及论述的形式来说，美学仍然是哲学知识领域中的一个部门。

在现代资产阶级美学中存在着一种倾向，即把美学排除出哲学领域，而把它溶化于经验主义科学之中。这一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当代新实证主义的美学之中。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美学家芒罗关于这一点这样写道：“从十八世纪起，美学作为哲学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一直处于某种不确定的地位。它的出现使人想到它是一个姗姗来迟和不受欢迎的产儿，他生活在垂暮之年的双亲身边，而双亲的儿女们都早已长大成人了。这孩子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笨拙的企图和动作看来都是非常可笑的，同时使他那些颇有教养的兄长们感到有伤风雅。他过分地唠唠叨叨并且经常使用高

① 此处以及以下的圆括弧中，前一数字表示开列在本书末尾的参考书目中的著作编号，而后用斜体字的数字表示卷码；如果是多卷本著作的话，再后的数字则表示著作页码。页数用分号隔开，著作作用逗号隔开。——编者

深的词汇，而对这些词汇的意义连他自己也莫明其妙。当这个家庭去野餐或在指派家务时，总是忘记他的存在”（209，第371页）。

芒罗在否认美学作为“哲学家庭中的一员”的意义时，提出把美学看作为毫无世界观内容的“自然学科”。同其他许多实证主义者一样，芒罗从美学对哲学的这种割裂中引出极其有害的结论。尤其是，芒罗在否认美学的哲学意义时，还不得不否认美学所运用的一切美学范畴的意义。

没有必要去论证这一错误的结论。因为诸如美，悲剧，喜剧这类美学范畴的意义至今也决不会有所削弱。相反，随着美学领域的扩展，这些范畴将具有越来越重大的意义。这就证明，美学是一门哲学和世界观的学科。

美学与艺术学的相互关系是最重要和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它必须通过对美学学说史的研究而揭示出来。

在这两门学科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差别，它们是客观存在的和合乎规律的，是由历史上和认识论上的原因所制约的。这些差别的认识论上的制约性在于，美学研究一切艺术的种类所具有的最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而艺术学则涉及具体的按其内容为特殊的艺术门类——音乐、诗歌、绘画等等。美学理论主要是揭示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如何在不同的艺术作品、艺术的种类中反映出来，而艺术学则主要是指出艺术作品的独特性及其具体性与特殊性。

对于艺术作品的不同态度是历史地形成和巩固下来的。在许多世纪内，美学是作为一门哲学学科而发展的，它运用了哲学知识体系中所制定的方式、方法和范畴。艺术学则是作为一门经验学科而发展的，它建立在分析和总结艺术的各种具体事实的基础上。

因此，美学和艺术学都是独立的科学学科，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一一定的联系，还是彼此之间是绝对独立的和相互之间没有丝毫的联系呢？

美学思想史无可辩驳地证明，这种联系是存在的，而且对这两

门学科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众所周知，美学是在艺术学——画论、诗论或音乐理论的孕育中根据艺术的某一种类成为艺术创作理想模式的情况而发展起来的。只有在美学和艺术学存在着紧密联系和相互渗透的地方美学思想才能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那些美学思想的杰作同时又是艺术学思想的杰作，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温克尔曼的《古代艺术史》、莱辛的《拉奥孔》就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艺术学和美学之间的关系决非任何时候都是和谐一致和互不矛盾的。二者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内部冲突甚至曾经导致它们之间的分裂。这些冲突既消极地影响了美学的发展，也消极地影响了艺术学的发展。这时，与艺术学相割裂的美学变成一门丧失了历史完整性和具体性的抽象的学科，而与美学无联系的艺术学则具有折衷主义的特点。

最杰出的理论家尤其是以往那些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塞诺斯、维脱鲁维、丢勒、温克尔曼、狄德罗等人，都同时既是美学家又是艺术理论家。存在于美学和艺术学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某些杰出的思想家的努力而加以克服的。在若干时代内，美学和艺术学之间的冲突原则上是无法克服的。

不能说，我们这个时代就能彻底克服美学和艺术学之间的对立。苏联的美学家和艺术学家正在努力使这两门邻近的学科互相联系起来。但是，这显然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的。

美学和艺术学的结合究竟能提供什么好处呢？首先，这一结合任何时候都有益于美学的发展，因为它用具体的艺术知识的财富来充实美学的内容。譬如，黑格尔的《美学》就是这样。此外，这一结合也有益于艺术学的发展，特别是当艺术学以进步的人道主义美学为方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艺术学正是从美学那里获得了在研究中用以分析艺术作品的一定的逻辑资料，换句话说，就是一定

的美学范畴和艺术范畴、一定的研究方法。美学不仅影响个别艺术的种类的分析 and 解释，而且也影响对艺术史的理解及其研究的方法。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把艺术史和人类艺术发展史看作是合乎规律的认识过程。同时，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进行研究的美学思想史，本身就是这一认识的工具。它有助于理解艺术发展史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继承性的因素，有人认识“按照美的法则”从事创作的规律这一向前运动的因素。

在这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与一系列现代资产阶级美学流派相对立，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力图证明，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封闭的和无法认识的单子，因而艺术史包含着无穷的独一无二和绝不重复的现象，这些现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与此相对立，把艺术的发展看作是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并在艺术史中揭示出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

对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事实上从美学本身产生时起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看到，古希腊罗马的作者早就试图把美学理论领域内前人的观点加以系统化，批判地评价反对者们的美学思想。后来，随着美学的发展，对美学史的这些附带的探索更独立了，在美学论著的前面以专门的导论对这种探索加以阐述。黑格尔《美学讲演录》的著名的全书序论就是对美学思想史作这类分析的典范。

至于美学思想史的专门著作，那只是在上世纪中叶才出现的，当时对以往美学所积累的浩瀚的历史资料的总结并加以系统化是必要的。美学史的第一本著作是布拉格大学教授齐默尔曼1858年于维也纳出版的《作为哲学科学的美学史》。这一学术著作共三卷。第一卷研究古希腊罗马的美学：智者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的学说。齐默尔曼在第二卷中潜心研究了十八世纪美学思想的发展，着重研究了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美

学。最后，齐默尔曼在第三卷分析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美学：康德、赫尔德、席勒、谢林、佐尔格、黑格尔、卢格、费舍等人的美学。

齐默尔曼的《美学史》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该著作中既未阐述各个国家的美学，也未阐明各个时期的美学，特别是没有论述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十七世纪的美学。该书在方法论上也是不完善的。齐默尔曼同大多数资产阶级研究家一样，也试图证明美学史由于原则上的不完善性和不连贯性而有别于哲学史。齐默尔曼在论述该书的结构时写道：“从三世纪到十八世纪，美和艺术的哲学史缺乏内容，只不过是一段极大的空白而已”（239，第147页）。

齐默尔曼这一著作的缺陷之所以在许多方面得到弥补，是由于它事实上是第一部开创了美学史研究的著作。在他这一著作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研究美学史的著作。1872年出版了沙斯累尔的《美学批评史》，该书在许多方面继续了齐默尔曼的研究。沙斯累尔追随新黑格尔主义学派（他的著作献给黑格尔主义者罗森克兰茨并非偶然）。沙斯累尔哲学立场的特征是试图用最新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去补充黑格尔哲学的唯理论。因此，沙斯累尔在该书的前言中写道，“在思想与语言、概念与意义之间的鸿沟只有通过直觉的认识才能加以克服”（220，第8页）。

同时，沙斯累尔的特点还在于试图扩大美学范畴的体系，使美学史超出仅仅局限于“美的哲学”的范围，而把丑的范畴也包括在内。“把抽象美所包含的美的否定性因素——丑引入美学体系之中，这是一种新的观点，它使我的美学有别于所有以往的美学”（同上书，第9页）。

沙斯累尔的《美学批评史》在内容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谈古希腊世界的美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亚里士多德学派，其中包括逍遥派，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折衷主义者（西塞罗和普卢塔克），雄辩术家（德米特里、昆蒂利安）。关于古希腊罗马后期，沙斯累尔则谈到菲洛斯特拉特，朗金，普罗提诺和奥古斯丁。沙斯累尔

在该书的第二部分论述了英国美学(舍夫茨别利、霍姆、伯克、贺加斯),法国美学(巴妥、狄德罗、库辛),德国美学(莱布尼茨、沃尔弗、鲍姆加登、祖尔策尔、门德尔松、赫尔德、歌德),意大利和荷兰的美学。

在齐默尔曼之后,沙斯累尔也论证了美学思想史的不完善性和不完整性的思想。在他看来,他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存在某些脱节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完全合乎规律性的。“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与普罗提诺的哲学理论之间出现长达五个世纪的间隔,可能是一种偶然的现象。但是,在普罗提诺以及在他前后的哲学家如朗金、奥古斯丁等人之后,出现的间隔已不是五个世纪,而竟是长达十五个世纪,在这期间没有任何对美的领域与艺术领域发生科学兴趣的痕迹”(同上书,第253页)。

因此,在沙斯累尔的论述中如同在他的前辈齐默尔曼的论述中一样,美学史并非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只是以往思想家们所表述的各种片断的思想和意见的总和而已。

在德国出版了一系列研究美学史的著作。它们当中有哈特曼的《自康德以来的德国美学》(1886年),佐默尔的《德国心理学和美学史基础,从沃尔弗和鲍姆加登到康德和席勒》(1892年),洛采的《德国美学史》(1868年),施皮策尔的《美学和艺术哲学史》(1914年)等。

这些著作极大地扩大了美学史研究的历史范围和地理范围。同时,记述性材料的积累还需要各种对美学史分析的新方法。在最早一批美学史研究著作中所运用的传记式的研究和论述的方法已感到远远不够了。新的要求和倾向反映在英国著名哲学家鲍桑葵的《美学史》(1892年)中,他希望在英国复兴黑格尔的哲学。

鲍桑葵首先摒弃作这样的尝试,即把美学史描述为个别哲学家及其部分意见的传记史。他在《美学史》的前言中并非偶然地写道:“我把描述美学史,而不是描述美学家的历史视为己任……因

此，我所关心的首先是那样一种研究结构，它使这种研究有可能成为一定程度的思想总和，然后才论述我所涉及的那些著作家们的历史地位和个人贡献”(166,第9—10页)。鲍桑葵在反对确立美学史的纯粹传记式的原则时，建议用历史问题的研究方法去补充这一原则。所以在他的《美学史》中不仅引用了个别思想家及其学说的种种材料，而且阐述了美学史上的某些问题和概念。

于是，鲍桑葵在其著作的开头几章中预先揭示古希腊学派的特征时，引用了美的各种定义，分析了艺术美与自然美的关系，最后还叙述了美学与艺术史的相互关系。他在揭示古希腊美学的特征时提出三种原则，道德原则，形而上学原则和美学原则。按照他的意见，这三种原则是构成古希腊艺术理论和美学理论的基础。在他的《美学史》中最先出现了苏格拉底以前的美学、毕达哥拉斯派的美学等篇章。该书还相当详细地论述了希腊化时代的美学，尤其是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学说。专门一章阐述了中世纪的美学，分析了约翰·司各脱·埃里金纳、托马斯·阿奎那和阿伯拉尔的美学学说。诚然，鲍桑葵的著作中缺少专论文艺复兴时代美学的章节，把这一时期的各种各样的美学思想归结在唯一的标题《但丁和莎士比亚的比较》之中。论述得最完整的是近代美学，其中分析了十八世纪的美学思想(伯克、贺加斯、哥特谢德、莱辛、温克尔曼)。专门的章节阐述了黑格尔以后的德国客观唯心主义的美学(佐尔格、罗森克兰茨、沙斯累尔、哈特曼)。

因此，鲍桑葵的《美学史》对当时来说具有革新的性质。它扩大了艺术的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最主要的是给美学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论原则，因而，美学史才成为不只是个别思想家的传记史，而且是各种重要的美学问题的历史。

俄国研究者们对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最早一批包括美学学说史述评的著作之一是莫斯科大学硕士 И. И. 斯列德尼-卡梅舍夫的《论关于优美的各种意见》(1829年)，书中详

细地分析了从古希腊罗马到十九世纪的各种美学学说。在这一著作之后又出现了哈尔科夫大学教授 И. Я. 克罗涅贝格的研究成果《美学上的历史观点》(1830年)和《美学史资料汇编》(1831年)。构成这些著作的基础主要是德国美学(鲍姆加登、门德尔松、温克尔曼、祖尔策尔、康德、席勒),尽管克罗涅贝格丝毫没有涉及黑格尔的美学。

1913年出版了A.M.米罗诺夫的《美学学说史》,这是他在喀山大学宣读的演讲提纲。紧接着又出版了H.B.萨姆索诺夫的《美学学说史》(1915年),它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其中除了古希腊罗马美学之外,还阐述了中世纪的美学(奥古斯丁、博纳旺蒂尔、托马斯·阿奎那),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学,十八和十九世纪的美学学说。阿尼奇科夫(11)撰写了一本较为完整的欧洲美学史纲。总的说来,根据资料整理水平和历史把握的广度来看,俄国研究美学史的著作决不会逊于上述国外哲学家们的研究著作。

实质上在所有欧洲国家中研究美学史著作的战线已开始扩大,从而最终引起了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上的变革和复杂多样化。结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著作,它们认为美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建立在新的美学原则即范畴原则的基础上的。在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艺术史家E.帕诺夫斯基的著作《观念。旧艺术理论中的各种概念的历史》(1924年)以及E.乌提茨的著作《美学史》(1932年)中,美学史就是某些美学概念与范畴的历史。在大量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帕诺夫斯基分析了从古希腊起至文艺复兴时代和风格主义^①理论为止的“摹仿”这一概念的发展和变化(参阅210)。乌提茨的著作则分析了一系列的美学概念:“摹仿”,“净化”,“形式”,“多样性的统一”,“移情”等等(234)。

洛谢夫和舍斯塔科夫合著的《美学范畴史》(1965年)试图在马

^① 来源于意大利文 *manierismo*, 译法不统一,如“风格主义”、“仿古主义”、“矫饰主义”和“体裁主义”。词意大同小异,本书采用“风格主义”的译法。——译者

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研究美学基本概念与范畴的历史。书中探讨了一系列范畴的历史发展，诸如“理想”，“美”，“和谐”，“尺度”，“审美趣味”，“优美”，“摹仿”，“寓意”，“嘲讽”，“怪诞”等范畴。该书作者在叙述历史材料的同时，还给自己提出了具有方法论性质的问题，提出了显现美学史作为概念与范畴的发展体系的各种新的分析方法。

与方法论的复杂多样化和发展相对应的是扩大了美学研究的范围，美学史上那些“模糊不清的黑点”也消失了。1946年出版了爱·德·布律纳的三卷本著作《中世纪美学概论》：第一卷从博埃齐到司各脱·埃里金纳，第二卷为罗马时期的美学，第三卷为十三世纪的美学（参阅168、169）。接着出现了一批阐述拜占庭美学观念的著作，其中包括P.米海利斯的《对拜占庭艺术的审美态度》（1946年）和梅齐乌的《拜占庭美学》（1963年）。所有新时期和新国家都日益包括在世界美学的评述之中。在这一方面，法国研究者R.巴耶的《美学史》（1961年）是很典型的，他除了谈到关于德国、英国、法国的美学思想的传统章节以外，还谈到俄国的美学理论（参见163）。

尽管那些在国外出版的美学史著作包含着大量记述性的材料，但它们也象所有资产阶级研究著作一样，存在着资产阶级哲学方法论所特有的缺陷：客观主义，唯心史观，折衷主义。例如，用俄文出版的H.库恩与R.希尔贝特合著的《美学史》就具有这样的性质。毫无疑问，这是一本有重大价值的著作，它包含了大量的事实材料。但同时作者却站在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立场上，忽视美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人为地提出各种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理论。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没有谈到古希腊罗马唯物主义哲学家卢克莱修的美学，没有提到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也没有提到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学。

正如奥夫相尼科夫在H.库恩与R.希尔贝特合著一书的后记中

所指出的，该书作者所述说的客观主义正是掩盖唯心主义方法论的一种形式（参阅56，第626页）。《美学史》的作者脱离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脱离艺术流派与艺术风格的发展去考察美学思想史。在他们看来，美学史是一种自生的思想发展过程，就象智能从过去向现在自然“流溢”出来似的。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阐明的立场是相当清楚的：“……本书作者再次坚持自己以往的立场，有必要汲取各种文献资料的见解。作者认为，与其表示异议，不如站在一边多听一听某些意见为好，仔细听取的与其说是传统代表人物的直接提问和回答，不如说是这些令人尊敬的文献资料本身……整个这一哲学过程不是‘在外部’而更主要是在作者本人头脑中进行的，如果这一过程不能完全容纳在头脑中的话，那么就要迅速转移到某种想象的交谈场面上去，即作者本人头脑中所假想地在与历史上对话人交谈的这种交谈场面”（56，第8—9页）。

美国的研究者B.肯尼克也采取类似的立场，他是论文选《艺术与哲学。论美学》（1960年）一书的编者。作者在前言中提出一系列有关美学史研究的问题，而最终给予这一问题的回答却完全是相对主义的和怀疑论的。他写道：“当然，人们将对美学提出相当多的要求。要求美学在对艺术家有所启发时使艺术更趋完善，要求美学净化批评，提高批评的准则和标准等等。我对这些要求表示怀疑，我也看不出支持这些要求的任何根据”（191，第7页）。因此，按照肯尼克的意见，美学史的研究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研究美学不过为了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而美学研究正是达到这种满足的手段。“各种美学问题按其内在的意义来说是相当引人入胜的，精神上的探求应当与解决这些问题的实际价值区别开来”（同上书，第5页）。肯尼克就是在这种方法论的基础上编辑了这本论文选，他试图通过材料和文献资料的选择本身来证明，在美学领域中不存在任何客观的真理，每一个美学体系本身就是一种真理，它的种种推论似乎从来不会自相矛盾和具有相对的性质。

实证论在现代西方对美学史的研究工作具有重大的影响。实证论者否认美学是哲学学科与世界观学科的意见，认为没有必要去研究美学范畴在以往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论文选《现代美学研究》的编者F.科尔门就在该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当然，我们可以从任何一种死板的定义出发，就象‘美学是关于和谐、均衡与美的科学’这种定义一样。然而，类似这样的语言已经过时了，因为二十世纪的艺术远远不是均衡、和谐与美。因此，否认任何一种公式也许是合理的，类似‘美学是研究什么问题’的说法看来都应当加以否定，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些在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使所有写美学书籍的人感兴趣的问题原原本本地列举出来”(174,第2页)。

与此相应，科尔门还提议，在否认美学的一切定义和范畴之后，把美学史归结为对一系列美学问题的描述，这些问题是：什么是艺术的对象，什么是审美经验，什么是“优雅”的艺术，艺术的目的何在等等。然而，否认美或和谐这样一些范畴，对于美学来说其后果就等于否认哲学中的真理范畴一样。

因此，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实质上已经波及现代资产阶级对美学史的史料研究，它使资产阶级著作家们无法揭示美学学科历史发展过程的真正实际的规律性，并引导他们夸大唯心主义美学的作用而贬低唯物主义美学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J.齐维利钦斯卡娅的《试论对美学史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28年)是第一部专门的著作，该书受到庸俗社会学的巨大影响。但是，后来由苏联学者(B.Φ.阿斯穆斯，H.Я.别尔科夫斯基，B.П.格里布，B.П.祖博夫，M.A.利夫希茨，A.Φ.洛谢夫，M.Φ.奥夫相尼科夫等人)在这一领域内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美学史的某些阶段和某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探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迫切需要进行总结性和系统化的研究工作。1962年，著名的苏联艺术学家H.И.马察出版了简明教程《美学学说史》。1963年出版了M.Φ.奥夫相尼科夫和斯米